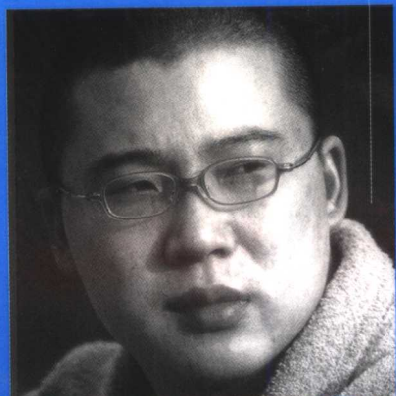


DU LIA LIAO DE GUAN LI

不恰当的关系

春
天
文
学
丛
书

李修文



2
第二辑

李修文，1975年生于湖北。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滴泪痣》、《捆绑上天堂》和中、短篇小说集《心都碎了》……

人
民
文
学
出
版
社

不恰当的关系

Bu Qia Dang De Guan Xi

春
天
文
学
丛
书

李修文



2
第二辑

李修文·1975年生于湖北。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滴泪痣》、《捆绑上天堂》和中、短篇小说集《心都碎了》……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恰当的关系/李修文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3. 11

(春天文学丛书)

ISBN 7-02-004330-5

I. 不… II. 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80743 号

责任编辑: 王 晓 责任校对: 常 虹
装帧设计: 柳 泉 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不恰当的关系

Bu Qia Dang De Guan Xi

李修文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94 千字 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.125 插页 2

200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8000

ISBN 7-02-004330-5/I·3292

定价 15.00 元

出版说明

“春天文学丛书”是伴随“春天文学奖”出现的一套丛书。

“春天文学奖”始于 2002 年春天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，每年一届，每届评出一个“春天文学奖”得主，两个“春天文学奖”入围奖得主，获奖对象均为全国三十岁以下，有优秀创作成绩者。“春天文学丛书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每年一辑，每辑三本，即三位获奖者一人一本文学作品集；第一辑出版于 2002 年秋天，此为第二辑。

这里，特别感谢作家王蒙先生对“春天文学奖”的大力支持。

在第二届“春天文学奖”颁奖仪式上的讲话

——“春天文学丛书”代序

王 蒙

春天文学奖已经进行了两届,已经有六个人获奖了。这让我们感觉到文学的春天,文学的春光还是无限美好的,同时我也感觉到随着一届一届的春天,自己进入秋天了,而且秋天还越来越深了,冬天也越来越近了,也有几分无奈和悲凉,但还是衷心祝贺这些年轻的朋友。

另外,我作为老一点的人,也还希望在作品里看到一番气象,我就想说的是,除了阅读的愉悦以外,我们非常期望从作品里头能看到笔底风云、大千世界、人间万象、天地日月、阴阳五行、沧桑巨变、风雨乾坤。我们的作品应该能够提供一个有模有样的,有“干货”的世界,使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能得到参照、启示、冲击,我希望在今后的春天的文学的风光之中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好作品。

2003年3月26日

目 录

不恰当的关系	1
心都碎了	26
像我这样一个女人	51
闲花落	75
麦田里的少校	98
西门王朝	142
下西洋	177
金风玉露一相逢	236
苏州	262

不恰当的关系

中学时代一根细小的丝弦
从梦中探入布店少妇寂寞的眼中
她苍白的芳心暗恋过的少年
如今是一个薄有名气的诗人

——黄灿然《小镇》

关于她，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，恐怕比她自己知道得都要多。她的头发，她的身体，她瓷器一般的两只手，她少女时代的胸脯，她的一切，全都是我的噩梦。总是在夏天，总是在黄昏，她站在庭院中的屏风背后洗澡，这样的时刻，总是会有一阵西风吹动庭院里的树枝和墙头上的花朵，她停止擦洗，抬头仰望头顶那摇晃着的、比蒲扇还要巨大的叶片，内心装满了比叶片更加巨大的忧伤。可是，我内心里的忧伤难道会比她少吗？就在不远处的阁楼里，我躲藏着，发出粗重的喘息声，只露出两只眼睛紧张地看着她：在那阵连房梁都快要吹断的西风中，她正在轻轻地咳嗽着。有一次，还是在洗澡的时候，还是在一阵西风中，她发现了躲藏在阁楼上窗格下的两只眼睛，但是她没有发出惊叫，或者气极而泣，却露出她的牙齿对这两

只眼睛笑了一下，哦，我的心里像是被针扎了一下，当即，我就像死过去了一样，捂住胸口，浑身瘫软在柳木窗下，一个下午都喘不过气来。她的牙齿，散发出银白的月光的颜色，在漫长的时光里，我都对自己说：那不是牙齿，那就是月光。她的嘴巴里盛满了天上人间所有的月光！在她眼中，我还是个孩子，但她怎样也不会想到，就是这个孩子，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的第一个愿望，就是想唱一首歌给她听。可是，直到她哭泣着（幸福的哭泣、必要的过场）出嫁，成为布店老板的新娘，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孩子唱给她的歌。她还没有想到，还是这个孩子，终年累月一直站在她身后的阴影里，跟着她，他目睹了她的第一次约会，还有约会中不可避免的亲吻。她房间的窗子也是柳木窗，这柳木窗下的两只眼睛，还是阁楼上的那两只眼睛，为了能将她看得更清楚一点，它们不得不眯成了一条缝：光洁的小臂、黑色的吊袜带、暗蓝色的印度花纹床单、摇曳着的昏暗的伊朗油灯，哦，这简直就是巫女的房间。

自从我出生，她就已经成为一个少女。当我勉强成为一个男人，她却早就变成了别人的妻子。多年以来，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让时间永远停止在她的黄金时代——尽管已经和那个年轻的布店老板接过吻，但毕竟还没有成为他的妻子。后来，当我离开生活了多年的小镇，前往首都去做一个诗人的时候，她已经有了她的第一个孩子。离开小镇的前一天，我去找她告别，和从前一样，我仍然没有走上前去和她说话，而是爬上了布店对面的那棵高高的柠檬树，在树上，我看到她正坐在柜台里给孩子喂奶，看着看着，泪水渐渐地就打湿了我的眼眶和整个面孔。尽管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再看到她的身体，但是她的身体却也不至于让我感到陌生，即使那两粒乳头

已经变成了两颗熟透的桑葚。在树上,我还闻到布店里无处不荡漾着一股爱情的味道:给孩子喂完奶之后,她和她的丈夫所做的第一件事情,就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亲吻起来。从高高的柠檬树上下来之后,我狂奔着跑出了小镇。即使现在,如你所知,在首都我已经成为一个薄有名气的诗人,再回忆起狂奔着跑出小镇的往事时也丝毫不感到陌生:当然心如刀绞,当然一步一回头,最让人不堪回首的,却还是从鼻子里喷薄而出的鲜血,从那一天起,流鼻血就成了我身上为数不多的顽症之一。以至于在首都,我曾为这喷薄而出的血液写下了难以计数的诗,有十四行,也有赞美诗。由于我在漫长的诗人生涯中并没有多少给别人谈论的怪癖,所以,到头来,我不无痛心地看着:流鼻血、还有为鼻血写诗,竟然在别人眼中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怪癖。

我又怎么可能忘记她出嫁的那一天呢?那一天,我们的亚热带小镇上到处都飘满了烟花的气味,虽说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但是传统的婚礼依然奇迹般地被保留了下来,在铺天盖地的爆竹声中,她仍然披着红盖头坐上了花轿,欢乐的人群跟随在花轿的后面,把她从镇西头的家里一直送到了镇东头的布店,在送行的人中,有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一直用手紧紧捂住自己的胸口,虽然从来就没有人注意到他,但他却总是在人群中躲躲闪闪,害怕有人突然冲进送亲的队伍将他拉出去,不用说,那显然就是我。随后,在冗长的酒宴上,我和别的男人一样喝醉了,走出门去,在漫天的星光下发狂地呕吐起来。是的,我对小镇最后的记忆,就是在星光下呕吐,除此之外,就只剩下浩瀚无边的伤心。当曲终人散,几乎所有的人都离开布店回到了自己的家中,却只有我一个人在

黑暗中潜伏了下来。请你们放心,我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样下流,也没有患上不可告人的窥阴癖,我留下来的惟一原因,就是想陪她一起度过她的最后一个少女之夜,当然,她却并不知道我的存在。甚至,她也许从来就不曾认识过我。在黑暗之中,我想起了几年之前发生的一件事,有一次,当我们在一条小路上相逢时,她将她手中的香蕉递给我,一如递给我身边的其他伙伴,然后,她捏了捏我的脸,对她身边的女友惊叫道:看,多么红的脸蛋,多么可爱的小孩子!当时,我的眼泪夺眶而出,是啊,在当时,一个九岁的小孩子,你能指望我对她说些什么呢?什么也没说我就撒腿奔跑着离开了她,而眼泪却并没有停止流淌,迎面而来的灰尘扑上我的脸庞,与流淌不止的泪水纠缠在一起,最终在我的脸庞上留下了一道道的黑色印记。出乎意料的是,她的最后一个少女之夜,并没有我所想象的那样痛苦,反而还显得那样的快乐。听着屋内传来的粗重、绵绵不断的喘气声,我又流下了眼泪(请你们嘲笑我,但如果我不经常流泪我又怎样去做一个诗人呢),就这样,我哭泣着回到了家,就在那天晚上,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。

前面我已经说过,现在,在首都我已经是一个薄有名气的诗人。正由于此,这些年来,我到过我们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,可从来没回过一次曾经居住了十八年的亚热带小镇。要忙的事情实在太多了:出版诗集,拜访前辈、参加某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举办的酒会;或者,开办讲座、去荷兰访问、与朋友合伙开诗人酒吧合伙搞对话,等等,要忙的事情实在太多了。当然,我最忙的一件事情,还是去寻找、去追逐各种各样的女人,在她们中间,有的和我一样来自外省的小镇;有的出自只有在首都里才寻常可见的各种深宅大院;有的则刚刚脱离肮脏的

中档餐馆,但是一转眼满口四川话就变成了磕磕绊绊的美利坚合众国语言;有中国人,也有外国人;有黑人,也有白人。毫无疑问,终日在这些女人们中间穿行,小镇上的她渐渐已经被我遗忘。总是在早上,当我从那些陌生的床上醒来,惺忪地看着陌生的女人身着薄薄的内衣在我眼前走动的时候,脑子里除了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,身体虚弱得简直比一片羽毛都要轻。有一段时间,每当这个时候,一阵没来由的愤怒还会经常袭击我,让我在短暂的惺忪后迅速回过神来,并且响亮地给自己一耳光。我厌倦着我的身体。可是现在,对身体我丝毫也不再感到厌倦,相反还有更多的迷恋,即使它比一片羽毛都要轻。在各种各样的卧室里,我面孔潮红,赤着双脚在光滑、冰凉的地面上行走,就像行走在漫长的光滑、冰凉的绸缎上,使我想大喊大叫。但是最终我并没有大喊大叫,我静静地站在地上,想听清楚自己的心脏是否依然还在跳动,一下,两下,三下,哦,它还在跳着,我伸出两只颤栗的手臂,轻轻地发出欢呼声,直至最后大叫一声倒在地上,再也不肯爬起来。请你不要嘲笑我,谁让我是一个诗人呢?作为一个诗人,我完全有理由这样做。

但变故迟早都是要来的——有一天早晨,和往常一样,我从另一位女诗人辽阔的大床上打着哈欠醒过来。眼睛一睁开,却突然发现小镇上的她站在我的眼前,她穿得严严实实,却比别人赤身裸体都更美丽。我在心底里狂呼着,嘴巴里却没有叫出声来,在沉默中,我感到自己正置身在一个奇迹之中。她也没说一句话,走上前来坐在床边,伸出她修长的十指穿过我的头发,我紧闭双眼,把脑袋凑在她的怀里,埋伏在从她身上散发出的奶味里无法自拔。可是——可是,当我再次

睁开眼睛时，却发现自己躺在女诗人的怀里。我吓了一跳，大叫一声跳起来，在房子里到处寻找着她的身影，从卧室跑到客厅，再从厨房跑到卫生间，却没找到她。我怀疑这屋子里有一条秘道，经由这条秘道，她自黑夜之中到来又在黎明之前离去。我转而发疯地搜寻那条秘道，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：我一无所获。终于，我无法再忍受下去了，站在空旷的客厅里，我面对头顶上的天花板大吼大叫起来。那个从卧室里匆匆赶到客厅中的女诗人，显然已经被我吓坏了，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她还没想到的是，在大喊大叫声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又哈哈大笑起来。是的，我终于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回到那个亚热带小镇上去找她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仍然记得自己离开首都的那一天。航空公司的人说，因为客人太少，从首都飞往当地的航班已经被取消了一段时间了。连半刻都没犹豫，我就狂奔着跑到了火车站。在簇拥着的成千上万的人群中，我流着眼泪跑进进站口，又流着眼泪跑上火车，心中装满了爱情。由于没有座位，我只好站在两节车厢的接头处抽烟，透过肮脏的窗玻璃向外看去，散落在北方大平原上的村庄和集镇看上去竟然显得如此可憎，它们在我眼前逐渐幻化成了我的亚热带小镇：那些房屋，幻化成了丛林中的吊脚楼；那些随风摇曳的大豆和高粱，也幻化成了一棵棵高高的柠檬树和槟榔树。在巨大的轰鸣和摇晃声中，我最后回望了一眼首都，出乎意料的，它并不让我感到挂念和舍不得离开，相反，一丝狂喜还正在我的胸腔之间慢慢滋生。越狂喜，奔涌而出的眼泪就越收不住，到最后，连眼泪滴到地板上的声音甚至都被我听清了。列车轰鸣向前，不久就穿越了一条著名的长达十公里的隧道，喧闹的车厢一下子就变得

安静下来。在黑暗中,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间,我以为自己快要死了。请你原谅一个诗人的冲动,想死的冲动对于任何一个诗人来说,都是司空见惯的事,就和一个青春期中的少年经常会有手淫的冲动一样司空见惯。另外,除了想死的冲动,诗人们还经常会有另外一种癖好:表演。就像他们在追求他们所喜欢的女人时,绝对不会选择花前月下向对方表白,而是要等到大雨瓢泼之夜,先在酒吧里喝上一点酒,然后,在漫天大雨中迈开踉跄的步伐,让全身上下淋得精湿,当这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,他们才鼓足全身力气将对方闺房的房门撞开,在对方不胜惶恐的大呼小叫声中,他们猛扑了上去,把自己发烫的嘴唇紧紧贴上对方同样发烫的嘴唇,当对方费尽力气终于将他们推开,他们往往会喘息着说出一句相同的话:我是真的再也受不了了,我是真的真的爱你啊!然后,下面的内容就需要诗人们发挥各自的想像力了,但有一点是大家都免不了的:脸上的哀怨和身世的痛苦。在诗人们声泪俱下的诉说中,他们似乎每个人都有一部血泪家史,而他们自己,无不都拥有一个凄苦不堪的童年。终于,对方被打动了,哭泣着跑到诗人身边,把身体扎到诗人的怀里,最后,一切都像诗人们早已盘算好的一样:他们的嘴唇和对方的嘴唇再次贴在了一起。只是这一次比上一次贴得更加紧密。让我们大家都想一想,诗人们多么可怕,这样的夜晚又是多么可怕!由于诗人们的加入,这个夜晚已经充分具备了女人们所喜欢的一切特征:纯情与暴力;温柔与野蛮。一样都没少。

我要说的是,在首都生活的这几年中,诗人们的雕虫小技我一样都不少,而且还经常比他们知道得更多。凭借这些雕虫小技,我勾引过许多愚蠢的女人,其中不乏来自发达国家的

白种女人,在面对我哀怨的脸色和凄苦的身世时,这些白种女人同样显示出了一个女人与生俱来的愚蠢。就像现在,置身于漫长的隧道中,尽管没有一个观众,我也仍然开始了表演。我紧闭双眼,首先打了自己一巴掌,然后才对自己说:你害怕见到她吗?犹豫了一会儿之后,我又缓缓对自己说:我——害怕。紧接着我又打了自己一巴掌,再问自己:那么你感到空虚吗?还是我自己回答我自己:是的,我感到空虚。到后来,我似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两只手了,它们左右开弓,一记记响亮地落在我左右两边脸庞上。而那些不断出现的问题,也像密密麻麻的手榴弹一样朝我扔过来,这些问题分别是:你是因为空虚才回去找她的吗;除了空虚,你去找她最重要的原因是性欲还是爱情;找到她之后,你想和她一起私奔吗?而我的回答依次是这样的:是的;不知道;是的。是的,我想和她一起私奔,至少,我希望能和她单独生活一段时间。前面已经说过,表演对于我来说,经常能起到安定片和镇痛剂的作用。在过去的时光里,我的身体备感虚弱,经常会出现阳痿早泄的症状,每到这样的时刻,我总会不断地提出问题,再不断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——把这当作一场表演。最后,通过表演,这些问题总是能让我想清楚并且回答出来,生殖器也随之反弹起来。对我来说,表演无处不在,它就像撒尿一样随便,它可以是喝酒之后撞开女人们的闺房,也可以是在半夜十二点后给仰慕的女作家打电话,它还可以是不断地对自己提出问题。因此我说:关于表演,我比别的诗人知道得更多。当我回答完那几个问题,我的全身上下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,花了这么长的时间,我想我终于将自己的身份弄清楚了:现在,我就是一个心怀叵测的勾引者。对于我这样一个勾引者来说,好日子

还远远没有到来,等待在前方的新生活是复杂的,那抹亮光也还远远没有到来,事情的发展也会远远超出我的想象,就像我眼下正置身其中的这条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,除了一列前行火车,谁又能说清它的肚腹里还隐藏着什么东西?一具无名女尸?或者一座地下宫殿?

可是,我又怎么会想到——仅仅只相隔三天,我就又重新回到了轰鸣的火车上呢?而且,她就站在我的身边。因为火车刚刚驶出小镇的站台,所以我和她透过肮脏的窗玻璃看到的,不是北方的大平原,而是高高的柠檬树和槟榔树。现在,我不得不承认,对于我这样一个勾引者来说,尽管事情的发展实实在在超出了我的想象,但新生活却没有呈现出它应该呈现的复杂,相反我还完全有理由这样说:新生活的得来太容易了。事实上,三天之前,我刚一走进小镇碰上的第一个人就是她。当时,天色已经逐渐呈现出黄昏的气象,她拉着一辆满载货物的板车正在吃力地爬坡,坡太陡了,她怎么也无法拉上去。我赶紧跑上去,把行囊扔上板车,再和她一起用力,终于,板车被我们拉了上去。关于这一幕,我相信大家在各种电影电视剧里见到的已经不少,当男主人公回到故乡时,总会一眼就看到自己的心上人正在村口干着各种粗重的力气活:担水、拉车等等。男主人公当然会默默走上去帮忙,此时,他的心上人会生气地打开他的手,而到后来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,他的心上人会默默承受他的帮助,必要的时候还会扑倒在他的怀里痛哭起来。可此时此刻,这一幕却并没有发生,事实上,她也许从来就不曾认识过我。看到我,她显得异常慌乱,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。我也看着她,同样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好半天,她才终于叫出了我的名字,叫出来之后,她好像

认为自己叫错了,仿佛在后悔自己的冒失,脸上的神色则变得更加慌乱。后来,尽管前方的道路上已经没有什么陡坡,但我还是帮她一起推着板车回到了小镇上。整个过程中,我和她,彼此竟然没有再说一句话。一直走到布店门口,告别已经不可避免,她才又开始对我说话了:你,还没地方住吧?是的,我马上就接口说,是的,我还没地方可住。接下来的事情,我不说你们也可以猜测得到,我没有去寻找旅馆,而是在她家中住了下来。对了,我知道你们的心里还有一丝疑虑,你们会说:你不是已经回家了吗,你干吗不回家去住呢?实在对不起,这确实是我的错,我一直都忘了告诉你们,尽管这里是我的故乡,但却没有我的家。我从没有见过我的爹娘(这又是我成为诗人的一条必由之路吗),从小时候起,我一直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家庭里面,好在是:因为民风淳朴,这些家庭倒并不怎么嫌弃我。我要说的是,在此地我并没有受过多少苦,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过得像别人一样充实、幸福。

等到在她的房子里坐定,我才发现,这家布店其实已经不能再被称作布店,在这里连一匹布都找不到。她给我端来一杯白开水,然后才告诉我事情的真相:布店已经破败,我刚才看到的那些板车上的货物,实际上是她帮别人拖运的。明天一早,她就要把这些货物送到别人的店里去。帮别人拖运货物,正是她每天都要干的工作。这时,屋外的夜色就像一块巨大的裹尸布,她点燃了一盏小小的灯火,我和她的脸孔都在一束昏暗的光线里闪烁不定。必须承认,贫穷实在具有可怕的力量,它可以使人变得更加疯狂,也足以使人更加颓丧,就像现在,贫穷显然已经在她身上打上了深重的印记,使她坐在那里不想说一句话,我知道,这绝不是因为我坐在她对面的缘

故,我几乎可以肯定:不管是谁坐在她的对面,她都一样不愿意说话。过了好久,我才从一片空白中清醒过来,不断提醒自己作为一个勾引者的使命,作为一个勾引者,现在我必须要开口说话了。我终于小心翼翼地提到了她的丈夫,可后者出现在我的嘴巴里只会让她痛哭失声,当即她就离开凳子,蹲在墙脚下大哭起来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,如果她是一个女诗人我也许会知道该怎么办,对付那些女诗人,让她们不再哭泣的最好办法,就是毫不犹豫地把她们抱到床上去,让我的某一个器官来彻底解决她们的问题。可现在的问题是,她不是诗人,我也从来没和她赤膊相向过,我又能拿她怎么办呢?我也离开凳子,走到她身边,不断安慰她,为了使她好过一点,我还伸出手去不断摩挲着她的肩膀,突然,她猛地站起身来,一头扎进我的怀里,而哭声却变得比一阵突至的暴雨声都还要剧烈。

在比暴雨声都还要剧烈的哭声中,我终于得知:她的丈夫,那个布店老板,现在正置身于北方的一座监狱之中。事实上,在她的第二个孩子尚未出生之前,她的丈夫就由于数罪并发,逃亡万里之后终于被人从长白山上的一个水塔里抓捕了回来,时隔不久,就正式被宣判为无期徒刑了。从此以后,她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。直到布店老板被囚车带到北方的一座遥远的监狱,她才明白,她的丈夫不光是她一个人的丈夫,而且是更多人的丈夫。这时她才明白她的丈夫为什么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出一趟远门,不是去进货,而是去另外一些陌生的城市里充当别人的丈夫。不光如此,她的丈夫还曾经在安徽犯下过两桩命案,而湖北的警察也为他成立了专案组,正在全国各地到处发疯地搜捕着他的踪迹。天啦,这还是她的丈夫吗?不光她自己不相信,就连现在站在她身边的我也不能相信。